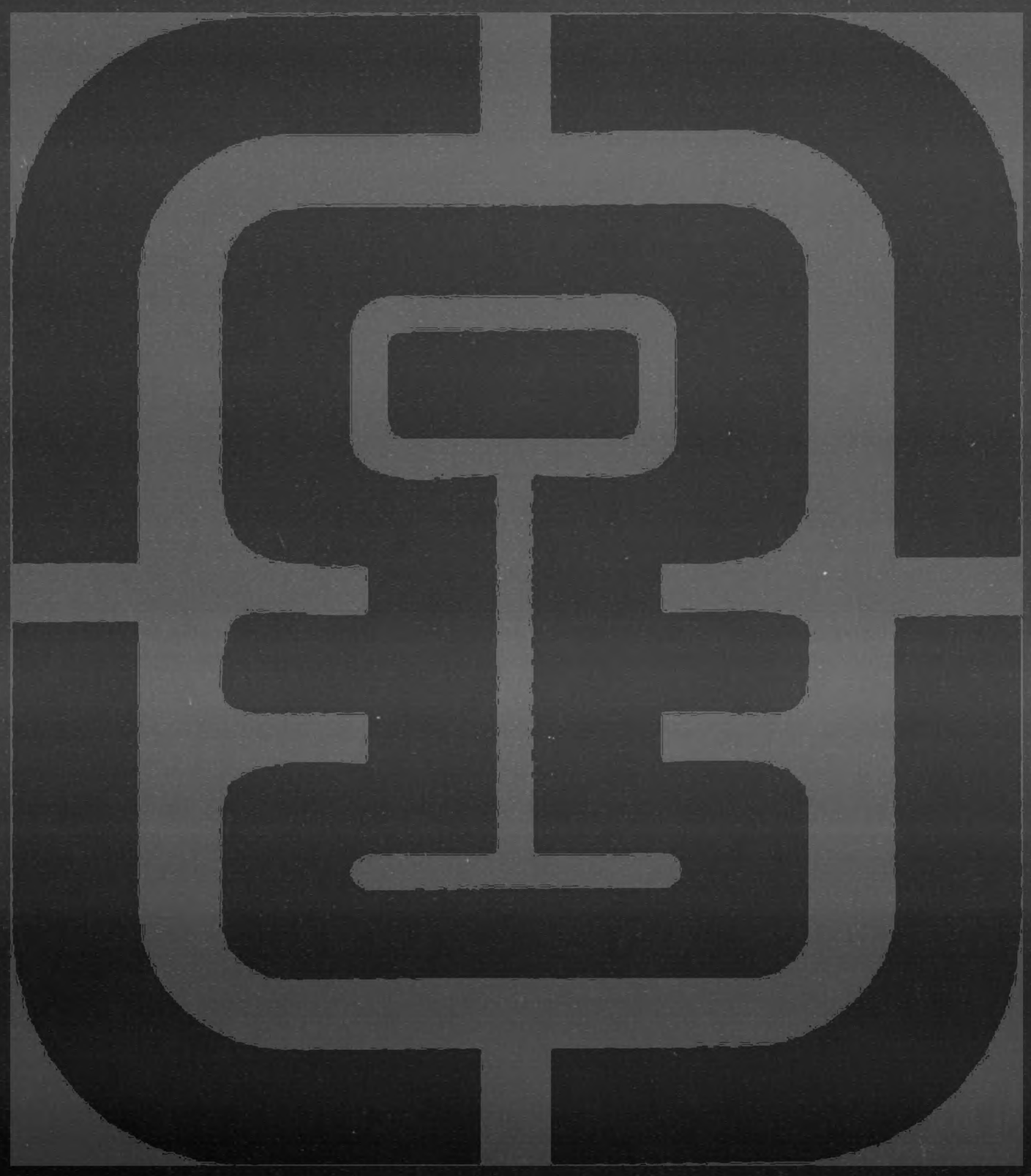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八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 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故稱役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畫然飾知 挈然矜仁

疏 畏壘山名在魯國臣僕隸妾接也言人以仁智爲臣妾

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競爲臣妾故畫然舒智自明炫者斥而去之絜然矜仁尚異於物者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擁腫朴也

鞅掌之爲使 鞅掌自得 疏 擁腫鞅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之人供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夫與四時俱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任三年山中大熟畏壘百姓僉共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異今我日計利益不足稱以歲計至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功故且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 疏 三歲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壘大穰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疏 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與尊而爲君主南面之事爲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疏 忽聞畏壘之人立爲南面之主既乖無爲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三子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

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夏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實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其生有之德也實亦有作寶字者言二儀以萬物爲寶故逢秋而成就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疏）四面環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爲物標杓（疏）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群龍無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

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爲賢尊我爲主便是物之標杓豈曰棲隱者乎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疏）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既虔禀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疏）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鯢小魚而有脚此非鯢大魚也制擅也夫尋常小瀆豈鯤鯨之所周旋而鯢鰌小魚反以爲美步仞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之狐用之爲吉祥故知巨獸必

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疏尊貴賢人擢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網羅爲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小波蕩失水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祿則粗而淺也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疏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何足稱邪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鑿而殖穢亂也疏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辯別也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傚者猶如鑿破好垣牆種植蓬蒿之草以爲蕃屏者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錐刀之末也疏譬如擇簡

毛髮梳以爲髦格量米數炊以供餐利益蓋微爲損更甚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混然一之無所治爲乃濟疏祖述堯舜私議竊竊此蓋小道何足救世舉賢則民相軋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任知則民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如何疏▮軋傷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爭爲欺侮盜詐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也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阬無所復顧疏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殷勤私情怨忿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晝爲盜攻城穿壁日中穴阬也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以致斯弊疏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篡逆之亂亂之根本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眉則是相食也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疏姓南榮名趎庚桑弟子也蹙然驚悚貌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勤誠請益云趎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方逮斯言庚桑子曰全汝形守其

分也抱汝生無攪乎其生之外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疆相法效也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此三諭以況下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閉之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閒也疏闢開也閒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閒別而盲聾求於聞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隔故難化也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聞以彰問旨庚桑子曰辭盡

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疏）奔蜂細腰土蜂也藿豆也蠋者豆中大青虫越雞荆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細腰能化桑虫爲己子而不能化藿蠋越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我才劣未能化大雞之與雞其德非不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疏）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而魯越雞異五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能化子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疏）贏裹也擔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七日方見老君也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疏）自從也問云汝從桑楚處來南榮趎曰唯直敬應之聲也荅云如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挾三言而來故（疏）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故刺以偕來理挾三言故譏之言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疏）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衆來之說顧眄其後恐有多人也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譏汝挾三言而來汝視其後是不知吾謂也南

榮趡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疏俛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俛首羞慚仰天歎息神魂恍忽情彩章惶豈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咨問老子曰何謂也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南榮趡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身之禍禍敗在已故云愁軀也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趡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聖遽廬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眞背道未知若爲勵心免茲患害寄此三言因桑楚以爲媒願留聽於下問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疏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挾三術以子之言於是信驗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儋揭竿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眞失道之人亦是溺喪逃亡之子芒昧何所歸依也

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疏）榮趡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本復歸於實生眞情瘡疣已成無由可入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榮趡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疏）既失所問情識芒然於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徵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請益仍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欝欝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疏）歸家一旬遣除五德滌盪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欝欝乎平雖復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揵關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爲通也（疏）韄者繫縛之名揵者關閉之目繫者急也繆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爲聲色所韄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而爲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交於內耳目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偏韄由不可況外內俱韄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疏）偏執滯邊已乖生分況內外韄溺爲

惑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況放散玄道而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疏閭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疏夫藥以療疾疾瘉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忘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其病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疏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今所謂衛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蒙指誨輒奉爲常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其性疏守真不二也能勿失乎還自得其性也疏自得其性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疏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豈用卜筮能止乎止於分也疏不逐分外能已乎無追故迹疏已過不追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全我而不效彼疏諸於也捨棄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能脩然乎無停迹也疏往來無係止能侗然乎無節礙也疏順物無心也能兒子乎疏同於赤子也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由於

喜怒（疏）嗌喉塞也嗄聲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故終日嗥號不破不塞淳和之守遂至於斯

終日握而手不捉其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疏）捉拘寄勞倦者爲其淳和與玄道至德同也

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疏）瞬動也任眼之視視不動目不偏滯於外塵也

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行無所趣（疏）之往也泛若不繫之舟故雖行而無所的詣也

居不知所爲縱體而自任也（疏）恬惔無爲寂寞之至

與物委蛇斯順之也（疏）接物無心委曲隨順

而同其波物波亦波（疏）和光混迹同其波流

是衛生之經已（疏）總指已前結成義也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合於玄道至人之德止此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能乎明非自爾（疏）南榮拘束仁義其日固久今聞聖教方解衛生譬彼冬冰逢茲春日執滯之心於斯釋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真也此則老子荅趎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興感故能同蒼生之食地共羣品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

相與爲事疏櫻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息怪異於羣生絕謀謨於黎首既不以事爲事何利害之能擾乎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曰然則是至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疏謂聞此言可以造極南榮不敏重問老君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疏夫云能者奬勸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筌蹄既曰告汝則因稟學然學者不至至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荅南榮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疏虛冲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知乎衛生之要也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遣尚無冥昧之責何人災之有乎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爲道德之器宇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由乎自然之智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

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疏九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人而不知天光遐照也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疏恒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資求故有真脩之人能會凝常之道也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疏體常之人動以吉會爲蒼生之所舍止皇天之所福助不亦宜乎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疏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致斯功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九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疏夫爲於分內者雖爲也不爲故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爲於分外學所不能邪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率其所能止於分內所不能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疏者不彊知之此臨學之至妙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疏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爲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備足但順成形於理問學藏不虞以生心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疏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包

藏聖智遇物生心終不預謀所爲虞度者也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疏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不敢輕染智既凝寂境自虛通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疏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爲哉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疏滑亂也體道會眞安時達命縱遭萬惡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內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物不能入其靈臺也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故憂患不能入疏

惟貴能持之心竟不知所以也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也持則失也疏若有心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此妄發作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疏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喪真之人妄心乘理誠實也未曾反照實智而輒妄發迷心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業入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疏業事也世事攖擾每入心中不達違從故不能舍止每更爲失發由已誠乃爲得也疏每妄發心緣逐前境自謂爲得翻更喪真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

者鬼得而誅之 疏 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履信道理無隔若彼乖分失真必招報應讎怨相感所以遭誅則杜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疏 幽顯二塗分明無譴不犯於物故獨行不懼也 券內者行乎无名 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 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爲於分內者雖行而無名迹也 券外者志乎期費 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 疏 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外終無成益卒有費損也 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 本有斯光因而用 疏 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其所用智日有光明也 志乎期費者

唯賈人也 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疏 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貪損神智者意唯名利猶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爲安 疏 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爲安穩愚之至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窮謂終始 疏 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故爲外物之所歸依之也 不能容焉能容人 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疏 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自身尚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邪 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

身且不能容則雖己非己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疏褊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逆忤既多讎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

夫志之所攖燋火疑水故其爲兵甚於劒戟也疏兵戈鋒刃之徒鏌鋣良劒也夫憯毒傷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爲損害甚於鏌鋣以此校量劒戟爲下

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

疏寇敵也域心得喪喜怒戰於胷中其寒凝冰其熱燋火此陰陽之寇也夫勍敵巨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邪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疏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也故不可逃由心有躁競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禀分毀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通之無不備足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不守其分而求備辱壽夭禀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已備足分外馳騁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疏夫榮者而求備焉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本分素備造物已備而嫌惡之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不備而有以求豈惡之哉疏豈知自然先已備矣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疏夫出愚惑妄逐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動之死地故見爲鬼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不出而無得乃

得生（疏）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所獲者此可謂得死滅之本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疏）迷滅本性謂身實有生死不殊故與鬼爲一也

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疏）象似也雖有斯形似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出无本入无竅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无根原自有還无无乃无竅穴也

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剽（疏）剽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摽字今隨字讀之言從无出有實有此身推索因由意无處所自古至今甚爲長遠尋求今古竟无本末

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无根竅以出之（疏）有所出而无竅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實其實不有也

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疏）宇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尋責宇中竟無來處宇既非矣處豈有邪

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无極（疏）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賒長謂之今古推求代叙竟无本末宙既无矣本豈有邪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无所由故无所見其形（疏）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入之名推窮性理竟无

出入處所之形而可見也**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

疏 天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无所由爲義言萬有皆無所從莫測所以自然爲造物之門戶也

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无爲門則无門也

疏 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无爲門以无爲門則无門矣

有不能以有爲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

疏 有既有矣焉能有有之未生誰生其有推求斯有竟无有也

必出乎无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謂无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

疏 夫已生未生二俱无有此有之出乎无有非謂此无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无乎

而无有一无有一无有則遂無矣无者遂无則有自欻生明矣

疏 不問百非四句一切皆无故謂一无有

聖人藏乎是任其自生而不生

疏 玄德聖人冥真契理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 玄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爲至

惡乎至

疏 問至所由有何爲至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疏 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故能用諸有法未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爲有

物矣疏其次以下未達眞空而諸萬境用爲有物也將以生爲喪也喪其散而之乎聚也以死爲反也還融液也疏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爲得以死爲喪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爲喪以其无也以死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至妙猶齊於死生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也疏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起分別也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疏其次以下心知稍闇而始本無有從无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无爲其頭以生爲其形體以死爲其尻誰能知有无生死之不二而以此脩守者莊生狎而友朋斯人猶難得也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无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疏三者謂以无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異猶如楚家於一姓之上分爲三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爲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戴冠也各有品秩咸莅職官因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流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爲有无生死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故引其族以譬也

有生黻也直聚氣也疏黻疵也无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直是聚氣成疵黻非所貴者也披然曰移是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无常在故曰移疏披分散也夫道无彼我而物有是非是非不定故分散移徙而不常也其移是之狀列在下文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疏理形是非故試言耳然是非之移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疏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非一遣於是非名不寄言則不知是非之无是非也臘者之有脃胲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疏臘者大祭也脃牛百葉也胲備也亦言是牛蹏

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枝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爲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爲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无常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屏廁疏偃屏廁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餘胙於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之內飲食既久應須便僻故往圃圊國而便尿也飲食則以寢廟爲是便尿則以圃圊爲是是非无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散无恒觀室顯處所不定俱无是非也爲是舉移是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爲本物之變化无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疏夫能忘生死者則无是无非者也柢爲滯生所以執

是也必能遣生是將安寄故知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因以乘是非乘是非者无是非也疏因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知師知者顛倒是非者无是非乎果有名實物之名實果各自有疏夫物云云悉皆虛幻芻狗萬像名實何施倒置之徒謂決定有此名實也因以己爲質質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爲是非之主疏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己爲名實之主而競是非也使人以爲己節人皆謂己是故莫通疏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无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爲節操也因以死償節當其所守非眞脫也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慧乎不拔期死執之也若然者以用爲

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能隨所遇而安之疏以炫燿爲智晦迹爲愚通徹爲榮名窮塞爲恥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乎移是今之人也玄古之人无是无非何移之有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僞今世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同共是其所同疏蜩鷽二蟲以蓬蒿爲是二蟲同是未爲通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蜩同於鳩鳩同於蜩故曰同於同也蹉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稱已脫誤以謝之疏蹉蹋也履也履蹋市廛之人不相識者之節脚則謝云己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非故爲也者兄則以嫗言嫗詡之无所辭謝疏蹋著兄弟

之足則嫗詡而憐之不以言愧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疏若父蹋子足則敏然而已不復辭費故知言辭往來者僞不實故曰至禮有不人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疏自彼兩忘視人若己不允人者已外何辭謝之有乎斯至禮也至義不物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疏物我雙遣妙得其宜不却我外有物何裁非之有斯至義至知不謀謀而後知非自然知疏率性而照非謀謨而智斯至智也至仁无親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无心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豈有親愛於其間哉至信辟金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疏辟除也金玉者信之質耳至信則棄除之

矣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疏徹毀也勃亂也繆繫縛也此略摽名下具顯釋也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疏榮貴富贍高顯尊嚴聲名利祿六者亂情志之具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疏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綢繆繫縛心靈者也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之謬妄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疏憎惡愛欲欣喜恚怒悲哀歡樂六者德家之患累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疏憎惡愛欲欣喜恚怒悲哀歡樂六者去捨從就貪取施與知慮伎能六者蔽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盪動也 疏四六之病不動盪於胷中則心神平正正則安靜靜則照明明則虛通虛則恬淡無爲應物而無■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 疏道是所脩之法德是臨人之法重人輕法故欽仰於道 生者德之光也 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之光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疏質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爲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率性而動分內而爲乃眞爲非有爲也 疏爲而无爲非有爲也 爲之僞謂之失 疏感物而動性之欲僞情分外有爲謂之喪道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 疏夫交接前物謀謨情事故謂之知也 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疏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 疏睨視也夫目之張視也不知所以視而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而知有深淺而目不能視而不可彊視心不能知而不可彊知若有分限故猶如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若得已而動則爲彊動者所以失也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唱不得已而用之可謂盛德也 動无非我之謂治動而效彼則亂 疏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合於正理故不亂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疏

有彼我是非之名故名相反無彼我是非之實故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譽

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疏 羿古之善射人工巧也羿彎弓放矢工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名使已無令譽不可得也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

疏 前起譬此合諭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造化使羣品日用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

天工乎天而佷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工於天即佷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

疏 佷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出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疏 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蜣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仿傚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己之素分而惡人之所稟哉蓋不然率順其天然而已矣

而況吾天乎人乎

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

疏 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自遣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疏 假有一雀羿善射射必得之此以威猛猛非由德慧故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御世其義亦爾

則雀无所逃

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

疏 大道曠蕩

無不制圍故以天地爲籠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疏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賁玉鼎以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廚而籠之百里奚沒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羊皮裘號曰五羖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爲良佑皆順其本性所以籠之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疏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逆其本性而牢籠得者未之有也介者拔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拔而棄之

疏介刖也拔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爲容儀殘刖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無復在懷故拔而棄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疏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僕隸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危而不怖懼也夫復謟不餽而忘人

不識人之所惜

疏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本性胥以成之既不捨己效人遂棄忘於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服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

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因合於自然之理也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

彼形殘胥

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 疏 同乎天和志於逆順故兼敬之而不喜侮慢之而不怒也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 此故是無不能生有夫能出怒出爲者不爲不怒者也是以從不怒不爲出故知爲本無爲怒本不怒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疏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疏 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乎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爲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以用爲正道也

莊子雜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郭象 注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疏 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十世孫也無鬼欲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 疏 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中中心欣悅有慰勞也

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嗜欲好惡內外無可疏黜廢退也擊引却也君若嗜欲盈滿好惡長進則性命精靈困病也君屏黜嗜欲擊去好惡既不稱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將慰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疏此重結前義武侯超然不對不悅其言疏超悵也既不稱情故悵然不荅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愜其心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疏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狸下品之狗中之質若視日疏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斯中品狗也上之質若亡其一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相馬武侯庸鄙故以此逗機冀其歡悅庶幾歸正吾相馬直者中繩疏謂馬前齒曲者中鉤疏謂馬項也方者中矩疏謂馬頭也圓者中規疏謂馬眼也是國馬也疏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疏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宇內上馬天王所馭也若卹若失若喪其一疏眼自顧視既似憂虞

蹠足緩蹠又如奔佚觀其神彩若忘己身如此之材天子馬也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塵埃遠隔既非教習故不知所由也武侯大悅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疏語當其機故笑而歡悅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疏議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君歡笑是以咨問無鬼也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疏詩書禮樂六經金版六弢周書篇名也或言祕讖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爲縱六經爲橫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鷁以鍾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疏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克彰如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吾君歡說如此邪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疏夫藥无貴賤瘉疾則良故直告犬馬更無佗說女商曰若是乎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問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各思其本性之所好疏去國迢遞有被流放之人或犯憲綱或遭苛政辭鄉甫爾始經數日忽逢知識喜慰何疑此起譬也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疏日月稍久思鄉漸深雖非相識而國中曾見故人見之而歡也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志其所以喜也疏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戀滋深乎以況武侯性好犬馬久不聞政事等離鄉之人忽聞談笑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得所至樂則大悅也疏柱塞也跟良人也跫行聲也夫時遭暴亂運屬飢荒逃避波流於虛園宅唯有藜藿野草柱塞門庭徂蝯鼪鼬蹊徑斯在若於堂宇人位虛廣閒然當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佗人行聲猶自欣悅況乎兄弟親眷謦欬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疏武侯思聞犬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滋逃客羈獘既淹實懷鄉眷今乃以真人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談謦欬其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諭也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

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疏 干求也久處山林飧食蔬果年事衰老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頹齡乎庶稟德以謀固宗廟

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

疏 生涯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飲食以自養哉蓋不然乎將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疏 奚何也問其所以也

曰勞君之神與形

疏 食欲无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

疏 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不以爲君而恣之无極

疏 夫天地兩儀亭毒群品物於資養周普無偏不以爲君恣其奢侈此並是无鬼勞君之辭

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疏 登高位爲君子不可樂之以爲長居如此違天卑下爲百姓不可苦之以爲短而獨地之平也

夫神者不自許也

疏 許與也夫聖王神人物之耳物與我平等必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和同而惡姦私者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爲病君獨有斯病其困如何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疏欲行愛養之仁而爲裁非之義脩於文教偃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眞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疏夫偏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之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從無爲爲之乃成耳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爲必殆隳敗無爲之本故近不成也凡成美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迹既彰物則趨競故爲惡之器具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民將以僞繼之耳未肯爲眞也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皆喪眞故近僞本也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僞形必作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前迹既依後形必造成固有伐成則顯也疏夫功名成者必招爭競故有征伐變固外戰失其常然疏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必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君亦必无盛鶴

列於麗譙之閒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无徒驥於錙壇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鶴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譙嶢也錙壇宮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爲義亦无勞盛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宮苑之閒无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失耳疏莫包藏逆心而苟於得无以巧勝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疏大巧若拙各敦撲素莫以機心爭勝於人无以謀勝人率其眞知而知各有所長則疏忘心遣慮率其眞知均勿以謀謨勝捷於物无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疏先爲清淡以道服人勿以兵戰取勝於物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克非已勝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士國戮人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養其身及悅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已之誠疏誠實也攖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法攖擾黎民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無所陳非偃也疏夫順天地

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免脫傷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疏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大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冥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謟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疏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在右爲驂在左爲御前馬馬前爲導也後車車後爲從也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疏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注得之今不重釋也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疏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適爾而值牧童因問道之所在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疏若汝也然猶是也問山之■所在答云我知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疏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處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因問緝理區宇其法如何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

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 疏 奚何也若如也夫欲脩爲天下亦如治理其身身既無爲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疏 六合之內謂囂塵之裏也瞀病謂風眩冒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晝作夜息乘日敖游以此安居而逍遙勵世本有作專字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 疏 痊除也虛妄之病久已痊除任染而游心物外治身故我無爲而民自化 疏 治國豈有異乎物我混同故無事也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事由民作 雖然請問爲天下令民自得必有道也 疏 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請示以要言 小童辭 疏 無所說也 黃帝又問 疏 殷勤請小童也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馬以過分爲害 疏 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問既殷勤聊爲此答 黃帝再拜稽首

稱天師而退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疏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乎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而慮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疏辯類縣河辭同炙輠無談說端緒叙則不歡樂察士无淩誶之事則不樂疏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容主客間訊辭鋒淩轢則不樂也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彊之也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達大方並囿域於物也招世之士興朝疏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可以興於朝廷也中民之士榮官疏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人精幹局分可以榮官筋力之士矜難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逢危難務於濟世也勇敢之士奮患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奮發雄豪滌除禍患兵革之士樂戰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如此之士樂於征戰枯槁之士宿名疏食杼衣褐形容顦顇留心寢宿唯在聲名也法律之士廣治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懲惡勸善其治方也禮教之士敬容疏節文之禮矜敬容貌仁義之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疏世有迍邅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

著名勲際會也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疏比和樂古者因井爲市故謂之市井也若乖本務情必不和也庶人有日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疏衆庶之人各有事旦暮稱情故自勉勵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惰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器械能順其情事斯盛矣錢財不積則貪者憂物得所嗜而樂也權勢不尤則奪者悲疏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矜誇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苟乖情則憂悲斯生矣勢物之徒樂變權勢生於事變疏

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勢陵物之徒樂禍變也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也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隨事遷故不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疏此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有次第方之歲叙炎涼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富甯而歸者所以悲也疏馳驚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没命不知反歸頑愚若此深可

悲歎也已矣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疏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即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爲善射可乎惠子曰可疏謂宇內皆羿也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疏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桀爲是若各是其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不可惠子曰可疏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滯辯有言無實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疏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秉者公孫龍字也此四子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辯添惠施爲五各相是非未知決定用誰爲是若天下皆堯何爲五復相非乎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疏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煑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迷惑之俗自是非他與魯無異也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陰以陰召陽非吾

所謂道也疏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此言非其第子也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疏廢置也置一瑟於室內鼓堂中宮角室內弦應而動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召陽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隨調而改疏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音無復應動當爲律不同故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疏應唯宮角而已密二十五弦俱動聲律同者悉應動也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能其事也疏聲律之外曾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五音爲其君主而已既無佗術何足以自夸且若是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疏惠子之言各私其是務夸陵物不異魯遽故云若是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

閽也不以宁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疏閽守門人也齊之人棄蹢其子於宋仍命以此不亦我是其求鈃鍾也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疏鈃小鍾也唐亡失也求覔亡子不出境域束縛鈃鍾恐其損壞賤子貴器爲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夫楚人寄而蹢閽者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舩未離岸已共人鬬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疏楚郢之人因子客寄近于江濱之側投蹢守門之家夜半無人之時輙入佗人舟上而舩未離岑已共舟人鬬打不懷恩德更造怨辭愚猥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此之類也岑岸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疏郢楚都也漢書楊雄傳作夔乃回反郢人謂泥畫之人也堊者白善土也漫汙也莊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緬懷疇昔仍起斯譬瞑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盡堊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疏）去堊漫而鼻無傷損郢人立傍容貌不失元君聞其神妙嘗試召而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而無所用之（疏）質莊子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惠子之亡莊子喪偶故匠人輟成風之妙響莊子息濠上之微言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疏）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牙之友人桓公尊之號曰仲父桓公即小白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爲霸主者管仲之力也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至死也既將屬纊故臨問之仲父死後屬付國政與誰爲可也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疏）問國政欲與誰荅曰與鮑叔也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疏）姓鮑字叔牙貞廉清絜善人也而庸猥之人不如已

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鉤束於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鑒於物恐危社稷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叛猶望也混高卑一榮厚故已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元須忘皂隸之賤事不得止用之可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棄人疏不及已者但懷哀悲輔弼齊侯期於清樸心之所愧不逮軒轅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疏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疏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叔牙治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敏疾也給續括也疏狙獼猴也山多獼猴■故謂之狙山也恂怖懼也蓁棘叢也委蛇從容也攫搔騰擲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遨遊眺望衆狙恂懼走避深棘獨一老狙恃便敖王王既怪怒急速射之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

搏之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速狙皆接之其敏捷也如此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疏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中乃召左右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疏姓顏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狙矜伐勁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殛嗟此狡獸可以戒人勿淫聲色驕豪於世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

朴疏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鋤除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美色去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脩德三年國人稱其賢善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內篇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疏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志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殷勤有此嗟詠也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爲榮疏山穴齊南山也

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居山穴德音遐振齊王暫覩以見爲榮所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疏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是賣於名聲故田禾見而販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疏若我韜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何得見而販之只爲不能滅迹匿端故爲物之所賣鬻也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疏喪猶亡失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已慕佗喪失其道吾又悲夫悲人者

疏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疏夫玄道沖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偕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玄玄之理斯著與衆妙相符故日加深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疏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器受一升大人欲飲必先祭其宜僚瀝酒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也曰亡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今將於此言於無言疏夫理而教而理未之嘗言也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日言而不不言矣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沉沒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熊宜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因以劒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住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

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蘊藉實知高枕而逍遙會理志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修文德息其武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晤言贊揚玄道也

仁願有喙三尺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疏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二子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道言非道非不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仲尼疏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也子玄乃云此謂仲尼斯注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訟以默者此則默語縣隔仁何得有喙三尺乎故不可

也又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文勢不關孫熊明矣**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言止其分非至如何（疏）夫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辨若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故德之所總■言之所默息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周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疏）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有上下誰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故不能舉（疏）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名**

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疏）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疏）曾不辭憚此據東海為言亦宏博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汎然都任（疏）前舉海為諭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成而不處故不知誰為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是故生无爵有而無之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故雖謚而非己有（疏）夫人處世生有各位死定謚號所以表其實也聖人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也**實不聚**令萬

物各知足 疏 縱有財德悉分散於人也 名不立 功非己爲故名歸於物 疏 夫名以召實實既不聚故名將安寄也 此之謂大人 若爲而有之則小矣 疏 總結以前忘於名謚之士可謂大德之人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賢出於性非言所爲 疏 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賢人豈復多言 而況爲大乎 夫大愈不可爲而得 疏 夫好言爲賢猶自不可況惑心取捨於大乎 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 唯自然乃德耳 疏 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玄道謂之德夫有心求大於理尚乖況有情爲德固不可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疏 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叙周行生成庶品蓋何術焉而萬物必備 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己也 知其自備者不捨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 疏 夫體弘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於物我之際淡然忘懷是以無取無捨無失無喪無證無得而不以物境易奪己心也 反己而不窮 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疏 只爲弘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會己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 循古而不摩 循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疏 ■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改作豈復摩飾而矜之 大人之誠 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疏 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乃大聖之人自實之

德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方姓也歅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歅善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歅令相之八子之中誰爲吉善九方歅曰梱也爲祥疏梱子名也言八子之中梱最祥善也子綦瞿然喜曰奚若疏瞿然驚喜貌聞子問其祥善吉祥故容貌驚喜貌相如何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疏索然涕出貌方歅識見淺近以食肉爲祥子綦鑒深玄妙知其非吉故憫其

凶極悲而出涕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一親子享吉祥又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疏自從也方歅小巫識鑒不遠相梱祥者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歅道術理盡於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

好田而鶉生於宾若勿惟何邪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疏牂羊也奥西南隅未地羊位也宾東南隅辰地也辰爲鶉位故言牂羊生也夫羊須牧養鶉■因畋獵若祿藉功著然後可致富貴今梱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乎無牧而忽有羊也不田而獲鶉也非牧非田怪如何也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所爲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疏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忘順物自足於性分之內敖游乎天地之間所造皆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疏忘物故不爲事忘智故不爲謀循常故不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斯不爲也疏誠實也乘天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遺遙故不與物更相攖擾吾與之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斯順耳疏委蛇猶縱任從容任物事既非事無擇也也心境不一何宜便之可爲乎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疏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償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

其天命也疏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者必怪異之徵祥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有怪徵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吾是以泣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疏罪若由人燕其修改既關天命是以泣也无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疏無幾何謂幾頃間也楚使捆聘燕途道之上爲賊所得略捆爲奴而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刖足不慮其逃故易售於是乎刖而鬻諸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疏渠公齊之富人爲街正捆之既

遭刖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云渠公屠人也賣捆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肉也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疏齧缺逢遇許由仍問欲何之適曰將逃堯疏荅曰將欲逃避帝堯曰奚謂邪疏問其何意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尚之原故也疏畜畜盛行貌也盛行偏愛之仁乖於淳和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猶甚澆季將來逐逐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以逃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散疏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贊則相勸勉與所惡則衆離散故黔首聚散蓋不難也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將偽以爲之疏夫利益蒼生愛育群品立功聚衆莫先仁義而履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偽情無誠實者也且假夫禽貪者器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獸者必假夫仁義爲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疏器其器者也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一人疏榮利之徒貪於仁義恣其鴆毒斷制天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譬之猶一覘也覘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刂割制割之則有傷也疏覘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割於萬物其於損傷彼此多矣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賢不偽疏夫賢聖之迹爲利一時萬代之後必生賊害唯能忘外賢聖者■知之■也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疏此略摽下解釋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始有物也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

於玄冥之境哉（疏）暖姝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自悅足謂窮微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疏）濡需矜夸之貌也豕猪也言蝨寄猪體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爲廣大宮室苑囿蹏脚奎隈之所股脚乳旁之閒蹄用爲温暖利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臂布草而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諭流俗寡識之人眈好情欲與豕蝨濡需喜歡無異也

以域進此以域退（疏）域境界也蝨則逐豕而有亡人則隨境而榮樂故謂之域進退也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疏）此結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疏）卷婁者謂背項俛曲向前攣卷而傴僂也■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歸之舜有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舜蟻況百姓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疏）舜避丹朱又不願衆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

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疏）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毛土歷試艱難望鄰境承儀蒼生蒙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疏）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憂念蒼生憂怜九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歸窟偃僂攣卷形勞神倦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疏）二徒遠之以惡也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也

比不比則不利也（疏）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我也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疏）煬温也夫不測神夫親疏一觀抱守温和可謂眞聖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疏）於民則蒙澤於羊則形勞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爲擅行教物教於羊棄意也既遣仁義合乎至道不傷濡沫相志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斥虞舜擅行教及斯言也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疏）此直著聞能無其耳目心意也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其分

內者其真人之道也若然者其平也繩未能去繩而自平疏循順也處繩無心而正物聖志懷而平等其變也循未能絕迹而玄會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化大順蓍生曾不逆寡古之真人以天待之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疏如上所解即是古真人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疏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未始有常也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爲得若據死而語便以生爲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邊噫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蓋得

喪故謂之真人矣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貴賤非其時則無貴賤有時誰能常也疏堇烏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荅根也似豬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主也夫藥雞壅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豬無貴賤瘉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爲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廢故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疏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爲吳軍所殘窘迫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

愁 疏 ■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時可在當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狡兎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數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遊乎江海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爲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讀之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 疏 鴟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鶴脛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矣解去也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乎

形者磨之而不磷 疏 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恃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謂其功勳以無後慮遭戮是知物相利者必相爲害也

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 實已損矣而不自覺 **恃源而往者也** 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 疏 恃賴也攖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河於河攖損而不知覺恃其源流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 疏 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不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以爲固而新故不住存壬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已化山舟替遁昧者不知斯

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有意則無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無崖之知欲不危始其可得乎

疏殉逐也夫視目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疏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危士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悔矣

禍之長也茲萃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

疏滋多也萃聚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疏自伐己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退故也

其果也

待久欲速則不果

疏夫誠意成功決定矜伐有待之心其日固久

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已寶謂有其知能

疏流徒之人心勵愚暗寶貴己能成功而勵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故有士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

疏貪土地爲已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疏世有明人是爲龜鏡不知禍敗所由唯惡貧賤愚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

疏踐蹍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人

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疏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則物逍遙是以地藉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合諭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

疏此略摽能知七大之名可謂造極自此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道能通生萬物故曰通也

大陰解之

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

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而無分解物形之也

大目視之

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疏各視其所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

疏緣順也大順則物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

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

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體達之

大信稽之

稽至也循而任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疏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大信也

大定持之

眞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

疏物各信空持而用之其理空矣

盡有天

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循之則明無所作也

疏循順也但順其天然智自明照

冥有樞

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疏窈■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

始有彼

始有

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疏郭注云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體從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疏彼學而解也戒小成性故不似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明彼知也疏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疏不知而知而不知知而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宜而無方而不可以无崖各以其分頡滑有實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疏頡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頡滑不同統而治之咸資實道古今不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疏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今自存今亦不從今以生古物各有性新故不相代換也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貿豈賴古以爲今邪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搉而揚之有大限也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而搉實論之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若問其大搉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爲而惑若此也疏闔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詢問聖人及其弱喪而迷惑困苦如是何爲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疏不惑聖智惑於凡情也以聖智

之言辨於凡惑志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志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爲大此乃欽尚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遺於不惑也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郭 象 注

則陽游於楚 疏 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疏 夷姓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之見也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疏 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有作言談字者前因夷節未得見王後說王果冀其談薦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疏 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嫌彭陽貪榮情速故盛稱隱者以抑其進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 疏 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不如故問何爲庶聞所以

曰冬則擊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 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疏 擊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鼈於江渚以逍遥盛夏歸休偃茂林而取適既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爲舍此略陳閱休之事逆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 疏 顛冥猶迷沒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榮華顛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眞德而有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數數如此猶自不能況我守愚若爲堪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疏 消毀損也言則陽憑我談己於王者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盛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

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 疏 夫遭凍之人得衣則煖被暍之者遇水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暍雖乖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達人體無近惠不進彭陽其義亦爾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 疏 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怒行毒猶如暴虎戮辱蒼生必無赦宥自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懷德之士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志其貧 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疏 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孥窮窶而樂在其內賢士尚然況乎眞聖斯志貧也 其達也使王公志爵祿而化卑 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 疏 韜光爲窮顯迹爲達哀公德友於尼父軒轅膝步於

廣成斯皆道任則尊不拘品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之心而爲卑下之行也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不以爲物自苦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不樂也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通彼人不喪我疏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疏蔭庇群生冥同蒼昊中和之道各得其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靡之疏和光同塵斯並立也各反其眞斯人化也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疏雖復混同貴賤而倫敘無

虧故父子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而一閒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疏所有施惠與四時合敘未靜而不一嘗不閑暇從容動靜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清高深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疏此總結也聖人達綢繆所謂綢繆結縛也超然縣解體知物境空幻豈爲塵網所羈閱休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周盡一體夫達道聖人矣無外內而皆同照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也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疏能所相應境智冥合不知

所以莫辨其■然故與眞性符會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疏反夫眞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二儀也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无名字爲有清塵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憂乎知而所行恒无幾時其有止也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疏任知爲物憂患斯生心靈易奪所行無幾攀緣念慮盈有住時假令神禹無奈之何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疏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名爲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亦無名此起譬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間奪有時休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爲凝照無窮故爲人之所喜好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率乎造物既非矯性所以無窮聖人之愛

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疏聖人澤被蒼生恩流萬代物荷其德人與之名更相告語嘉號斯起不若然者豈有聖名乎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疏夫聖德遐曠接物無私亭毒群生芻狗百姓豈待知聞而後愛之哉只爲慈救無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諭也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性之所安故能久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無心於動靜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恆定大風

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眞性者也若矯性僞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企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疏國都諭其眞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邑歸望桑梓暢然喜歡況喪道日淹逐末來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緡合也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聞聞者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緡合也舊國舊都荒廢日久丘陵體用其性也疏險陋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曾見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況喪道日久流沒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眞原歸其重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爲樂也豈易言乎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

也衆之所習雖危猶閒況聖人之無危疏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縣人衆數登遂不怖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閑而況得眞何往不安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前無爲皇帝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疏冉相氏三皇以環中之空也言右之聖王得眞空之道體環中之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庶品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忽然與之俱往疏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無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也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常寂故凝寂一道嶷然不化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之乎

疏闔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萬化而與化俱往曷常暫相捨離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乃得師天疏師者倣傚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造物率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乖於自然故不得也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邪疏狗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倣傚造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率其本性也奚足以爲脩其事業乎尚有所求故是狗也夫師猶有稱狗況捨己逐物其如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物我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天與世偕行

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都無乃冥合疏替廢也堙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物隨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泰備經之矣而未嘗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道如何倣倣方欲契真固不可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恒殷湯聖人忘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既爲師傅玄默端拱而不爲也從師而不囿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疏從任也囿聚也虛淡無爲委任師傅終不積聚而爲己功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疏良臣

受委隨物而成推功司御名不在已之名贏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疏贏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傅而不與焉故名法二事俱顯於彼贏然閑放功成弗居也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疏傅輔也盡絕也孔丘聖人忘懷絕慮故能開化群品輔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容成氏曰除日无歲令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疏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叙之名耳爲計於時日故有生死生死無矣故歲日除焉无內无外無彼我則無內

外也疏內我也外物也爲計死生故有內外歲日既遣物我何施魏瑩與田侯年約田侯年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疏瑩魏惠王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桓公之子田恒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故魏侯瞋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疏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孫名衍爲此官也諸侯之國革車萬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從讎猶報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事故可羞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疏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鉞率領甲卒二十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覊係牛馬緒勳酬賞分布軍人也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扶折擊也國破人亡而懷恚怒故熱氣蘊於心癰疽發於背也國既傾拔獲其王將於是擊扶其背打折腰脊旋師獻凱不亦快乎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疏季姓也子者德之稱魏之賢臣也胥靡徒役人也季子懷道不用征伐聞犀首

請兵■羞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苦此起譬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脩文王者洪基犀首方爲禍亂不可聽從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謂興動干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爲心故亦未免於亂人此華子自道之

辭也君曰然則若何（疏）華子遣蕩既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旨意趣如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其寡欲必能履道爭奪自消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聞華子之清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晉庶解所疑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至微而有兩角（疏）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之蝸牛有四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荅云我識之矣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

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疏）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頻相戰爭殺傷既其不少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也君曰噫其虛言與（疏）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發噫歎疑其不實也曰臣請爲君實之（疏）必謂虛言請陳實錄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疏）君以意測四方上下有極不因斯理物又質魏侯君曰无窮（疏）魏侯荅云上下四方竟無窮已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爲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疏）人迹所接爲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中又比九州之內語其大小可謂如有如無也君曰然（疏）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不虛也然（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於魏中有梁（疏）昔在河東國號爲魏魏爲强秦所逼徙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疏）辯別也王之一國處於六合欲論大小如有如無與彼蠻氏有何差異此合譬也君曰无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疏）自悟己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客出而君惝

然若有亡也自悼所爭者細疏惆然悵恨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覺己非惆然悵恨心之悼矣恍然如失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之行不足以當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咉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咉也曾不足聞疏嗃大聲咉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高大吹劍環聲則微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劍首聲曾無足可聞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疏蟻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楚而爲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爲名也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疏極高也總總衆聚也孔丘應聘門徒甚多車馬威儀驚異常俗故漿家鄰舍男女群聚共登賣漿觀視仲尼子路不識是以怪問仲尼曰是聖人僕也疏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爲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衆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隸也是自埋於民與民同自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疏混迹泥滓同塵氓俗不顯其德故自埋於民也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其聲銷損其名也其

志无窮規是生也疏聲名也消滅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至道故其心無極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疏口應人間心恒凝寂故不言而言言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心與世異疏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虛心无累不與物同此心迹俱異也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疏寂寥虛淡譬無水而沉謂陸沉也是其市南宜僚邪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子路請往召之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召之孔子曰已矣疏已止也彼必不來幸止勿喚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沉賢士又知適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爲諂佞之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疏陸沉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佞恥聞其言況自視其形良非所願而何以爲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消聲父當逃避汝何爲請召謂其猶在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逃去疏仲由無鑑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觀盛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虛矣長梧

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滅裂輕脫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未略不盡其分疏以名焉封人也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鄉也爲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搔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功盡其分無爲之至疏爲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耕地不深鉏治不熟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疎略故致斯報也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變改也耕治也耰芸也去歲爲田亟遭飢餒今年藝植故改法深耕耕墾既深鉏耰又熟於是禾苗蘩茂子實滋榮寬歲足飧故其宜矣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疏今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休至於治理心形例如封人所謂莊周聞此因而論之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夫遁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眞實之情失養神之道者皆以徇逐分外多滯有爲故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

葦崔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疏崔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爲祆孽[redacted]崔葦害黍稷欲惡傷眞性皆由也蘆也夫穢草初萌尚易除剪鹵莽浮僞故致其然也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形扶疎則神氣傷疏兼葭亦蘆也夫穢草初萌尚易除剪及扶疎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止息及其昏溺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末兆易謀也尋擢吾性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疏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其心遂使拔擢真性不止於當也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疏潰漏人冷瘡也漂疽熱毒腫也癰亦疽之類也溲膏溺精也耽滯物境沒溺聲色故致精神昏亂形氣虛羸衆病發動不擇處所也栢

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疏栢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請遊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疏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物情與此處無別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疏鄭重慇勤所請不已方問行李欲先往何邦曰始於齊疏栢矩魯人與齊相近齊人無道欲先行也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彊之解朝服而幕之疏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死於是推而彊之令其正卧解取朝服幕而覆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

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已乎疏離罹也菑禍也號叫上天哀而大哭愈其枉濫故重曰子乎爲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遭罹大菑之條具列於下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彊相推讓以被朝服重爲羅網以繼黎元故告天哭之明菑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榮辱立然後覩所病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奪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奪跂之間非病如何疏軒冕爲榮戮恥爲辱奔馳取捨非病如何貨財聚然後覩所爭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疏珍寶彌積馳競斯起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

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疏賞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使群品奔馳困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祥故以失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君莫之枉則民自正疏無爲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己也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疏夫人受氣不同禀分斯異令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己退而責躬昔殷湯自翦弁里來霖是也今

則不然疏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今之馭物者則不復如此也匿爲物而愚不識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識章皆反物性藏匿罪名愚妄不識故罪名者衆也大爲難而罪不敢爲物所易則皆敢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決定違者斯罪之也重爲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則皆勝遠其塗而誅不至適其足力則皆至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將以避誅罰也疏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罰情急故繼之以僞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主日興僞士民何以得其眞乎

疏請僞之風日日而出僞衆如草於何得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上也疏夫知力窮竭譎僞必生賦斂益急貪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未能忘愛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平民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盛德高明照達空理故能與日俱新隨年變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疏物覆之年謂之爲是年既終謝謂之爲非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詘爲非也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物情之變故變來始有極疏

爲新以新爲是故已謝矣以故爲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爲非是知執是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无歲遽瑗達之故隨物化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無門

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爲能覩其門而測其根也疏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出無門理其如此何年歲之可像乎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

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疏

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眞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之知銳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智以照眞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已乎已乎且无所逃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疏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如休止必遭禍患無處逃形此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下未之然也疏彼我相對■孰是孰非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蒲韋疏

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文姓名也所問之事次列下文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疏）畢大網也弋繩繫箭而射也庸猥之君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謚無道如此何爲謚靈大殘曰是因是也（疏）靈即是無道之謚也伯常依周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之謚也此是因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因是也

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此無禮也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疏）濫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良臣深

懷愧悚假遣人搏捉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其禮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謚爲靈靈則有道之謚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善故仲尼問焉（疏）男女同浴嬌慢之甚忽見賢人頓懷肅敬用爲有道故謚靈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子謂蒯聵也言不馮其子靈公

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愚者以爲之在已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疏 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蒯聵也欲明人之名謚皆定於未兆非關物情而有升降故沙丘石槨先有其銘豈馮蒯聵方能奪葬史與常騫詎能識邪

少知問於太公調

疏 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太公調假設二人以論道理

曰何謂丘里之言

疏 古者十家爲丘二十家爲里鄉閭丘里風俗不同故假問荅以辯之也

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

疏 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爲風俗也

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合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疏 如采丘里之言以爲風俗斯合異以爲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爲異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爲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以爲同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疏 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并合八方均一天下華夷共履遐邇無私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

而不執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出隨順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王無所執所以能合亡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疏由亦從也謂萬物黔黎各有正性率心而出稟受皇風既合物情故順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時而賜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廢疏故歲成亡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廢矣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之黜委任無私故致宇內清

夷國家寧泰也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疏夫群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而亭之毒之咸能自濟物各得理故無功也无名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爲功歸於物故爲無爲不爲疏不執此無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謂四敘遞代循環有變化故無心者斯順疏時謂四敘遞代流行貌夫天時寒暑■流謝淳淳流行灰覆疏淳淳流行不常人情禍福何能久定故老經

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於此爲戾於彼或以爲宜疏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戾者或於彼爲宜是以達道之人不執逆順也自殉殊面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疏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己見而所向不同也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或差於此爲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於彼疏此明物情顛倒殊向而然也比于大澤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皐澤林籟極多隨材量用必百材皆度無棄材也疏無棄擲大人取物其義亦然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爲同也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大山而爲基本此合異以爲同也此之謂丘

里之言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疏總結前義也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疏以道爲名名道於理謂不足乎欲明至道無名故發斯問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爲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彊名爲道名於理未足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彊

字之曰道 疏 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也天道能通萬物亭毒蒼生施化無私故謂之公也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所謂道可道也 疏 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實曰無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 已有之矣 乃將得比哉 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 疏 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迢遞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疏 夫獨以狗馬二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則陽三十五

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疏 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從何生起少知發問欲辯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疏 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凡此事故云爲趍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 疏 矯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四時之相代也 疏 逆則惡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開杜交合以此爲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爲禍安則爲福緩者爲壽急者爲夭散則爲死聚則爲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猶四敘變易遷貿豈關情慮哉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爲實有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疏夫四敘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疏夫真理玄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慮適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玄玄之境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極於自爾故無所議疏觀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凝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玄四生非有豈復留情物物而推逐廢起之所由乎所謂之言語道斷議論休止者也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曰道莫爲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疏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使

爲也季眞以無爲爲道接子謂道有爲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爲通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於素情妙理誰正誰偏者也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眞之言當也疏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爲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然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爲而自爾疏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可圍量用此道理推而析之未有一法非自然獨化者也或之使

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滯一邊故卒爲過患也或使則實實自使之疏滯有爲也莫爲則虛無使之也疏溺無故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无名无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疏夫情苟滯於有則所在皆物也情苟尚無則所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忌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

已死不可阻忽然自死吾不能違疏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變任化所在而安字亦有作沮者怨也處順而死故不怨喪也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不見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乃爲議論之也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疏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盛談無有

既其偏滯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恒不爲而自使然也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爲根本者猶末免於本末也故與有物同於始斯離於物也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疏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俱不可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疏道大無名彊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之也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疏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爲未階虛妙斯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何足以造重玄語乎大道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道

於言意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疏 足圓徧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故曰言未嘗言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夫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

疏 道物極處非道非物故言默不能盡載之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

疏 默非默議非議唯當索之於四句之外而後造於衆妙之門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八